

文苑

有奖征文



身边的守护

水一方

天泰小区内有个诊所,设在临街的路旁。去年年底,我曾经连续两次牙周感染,为期半月有余。病初起时,想过去市立医院挂号就诊,后来顾虑当时医院“阳”多,有些犹豫,耽搁下来,愈是疼痛难忍,还恐蔓延至腮腺;权衡之际,我忽然想起社区有一个诊所。于是,从未在诊所看过的我,也因此无意耳闻目睹了发生在这里的几件小事。

(一)

输液第一天,诊所陆续不断有人,医生一直忙碌着。不久,他接了一个电话,喊了一声“妈”,然后细致地嘱咐母亲:“中午的菜做好了,放在冰箱;两个孩子发烧,体温刚刚降下来一点,要提醒他们吃药,多喝温开水;网课下午2:30开始,到时请妈妈打开电脑,让孩子们上网课……”听他说完,我忍不住问:“医生,你家不是住在这个小区?”“不是,但也不远,走路约十多分钟,只是现在诊所每天都有很多病人,我回不去,没有办法。”中午时分,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大男孩走了进来。母亲告诉医生,孩子大学假期从学校回来后躺床上两天了,可能实在撑不住,今天主动提出要来打针。医生看着孩子苍白的小脸,问:“哪里不舒服?”然后让孩子躺在床上,没想到输液之前孩子与隔壁病床开始交流,原来俩人住隔壁楼栋,先来的是另一个城市回来的大学生,两人不约而同“阳”在了诊所……

(二)

诊所的病人特别多,我时常不得不转移到诊所门外的骑楼下输液;有几天我发现诊所内所有的病人都输同一种棕黄色的液体,仿佛用的同一种药;我好奇地问医生,他告诉我这个药是中药,临床验证治疗效果比较好。我想起很多病人在储备药物,于是也想来雨绸缪。当我提出想法和请求时,他问我:“你家人‘阳’了吗?”“没有。”“那不行,这个药现在有很多病人需要,不能给你……”不到五分钟,诊所又进来了个年轻人。他穿一件格子短夹克棉袄,脸通红,干咳;医生给他量体温,38.7℃,问:“烧几天了?”年轻人答:“三天了”“吊水不?”男孩眼神有些闪烁,停顿了一会,医生又问:“吃药?”男孩依旧没有说话;医生旋即转身从药柜里拿出药丸,分别告知他每种药服用的时间和方法,“多少钱?”男孩问:“总共103元。”“哦,那还是算了……”说完,男孩走出诊室,在诊室门口站立后左右张望,又仿佛在等谁,随后慢慢走远。我看见医生愣了一下,随即一把拿上药,匆忙追了上去……

(三)

医生总是优先考虑急需治疗的病人,而时常调整我的治疗时间。有一次他安排我晚上去输液。我见男医生坐在火炉旁边输液,我昨天已见过他妻子输液,便问:“你们夫妻俩轮流吊水?”“没办法,医生不是神仙,吃五谷杂粮,也会生病。”这时,病人仍然一个个人来到诊所,医生不得不时常从火炉边站起来,一手插着针头,一手高举着药瓶,一次次走到诊桌旁,坐下后为病人看诊,量体温,开方,拿药,认真而细致。这个诊所只有一间房子,大小,声音总是张着翅膀飞过来。我听见医生又无意中感慨,他已经连续十多天是这种“打了鸡血”的工作状态;他非常感谢在医院工作的妻子,每天下班后来诊所给他帮忙。我躺在床上看着他们平凡幸福地忙碌,很羡慕,也很震撼。住在小区,我从没想到过小区内的诊所会每天如此繁忙,有这么多故事。以前我甚至从未认真观望过它们。

征稿要求

1. 除诗歌外题材不限,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。
2. 文章要求真情实感,见人记事,不要大话、空话、套话,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。
3. 投稿邮箱:420918118@qq.com。
4. 奖项设置:一等奖1名,奖金3000元;二等奖2名,奖金2000元;三等奖5名,奖金1000元;优秀奖10名,奖金500元。
5. 活动时间: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。

散文

陪儿子迎战高考

吴建

儿子在一所重点中学上高三,高考进入倒计时了。

儿子学的是文科,经常要背一些课文,看着他念念有词的样子,说实话我们做家长的心里很是紧张。为了不把紧张情绪传染给孩子,在他背书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去打扰他。但儿子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心思,故作轻松地说:“我都不紧张,你们担心什么?”于是,我和妻悄悄开了一次家庭会议,会议“决定”: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宽松的复习环境,不给他太多的心理负担。

以后我们极少提到“高考”二字,只是在平时注意收集和考试有关的信息和经验。每天上班时,我都会买上几份刊登有高考经验的报纸,然后将其中对儿子有借鉴作用的内容在晚上吃饭的时候讲给他听,讲多少看儿子的情绪。如果儿子情绪好,我会多介绍一点,否则立即打住。在饮食上我们也没给儿子搞特殊化,我认为自家的伙食一直都不错,每顿都有荤有素,每天都有新鲜水果,假如刻意改变反而会给孩子敏感的心加压。

二模考试,儿子发挥得不好,有点闷闷不乐,开始对自己产生一些怀疑。看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,不用问也知道考试没考好。在临近高考的时候,我觉得儿子的这种自我怀疑很可能是致命的。我安慰他说:“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,高考只是对你高中学习的一次检验,

只要你真正努力了,不管结果怎样,自己都不需要什么遗憾。”说完就拉着他去吃晚饭,然后聊聊社会上的事,给儿子的坏心情“打了个岔”。后来每次碰到儿子做试卷不顺利的时候,我都告诉儿子,“从来没有常胜的将军,偶尔的失误并不代表什么,即使最后考砸了也没关系,无论上什么学校,你都是我们最优秀的儿子!”这样的“语言疗法”对于儿子非常有效,儿子的心态一步步得到了放松。

为使儿子以最好的状态走进考场,我有时吆喝儿子出去打球、散步,儿子上完晚自习回家后,也不像以前那样还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拼命复习了,而是打开电脑听着歌、看着动漫,悠然自在。这哪像要高考了,分明是在休闲。但我们从早六点就到学校学习,一直到晚上九点半,去掉吃饭时间,一天要学习十几个小时呢。每天经过高强度的学习,回家后如果还硬逼着他再复习到深夜,如是睡眠不足,势必影响第二天的学习,这就得不偿失了。

再过几天儿子就要走进高考战场了,我想对儿子说,高考并不可怕,它只是人生的一次考试而已。与高考本身相比,更重要的是这场经历,经过即是获得。给自己一份挑战,树立一份信心,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生活。

圆梦

刘年贵

父辈们风里来雨里去,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,使得我自小立志考上大学,跳出农村走出大山。

可是父母除了种地所得,别无其他经济来源,加之子女众多,养活一家人实属不易,还要负担我们的学费,这使得本来捉襟见肘的家庭雪上加霜。

姐考上大学那年,我辍学了。我就像一艘落水者,漂浮在茫茫的海上,周围的惊涛骇浪,在无情地呼啸着向我扑来,恨不得即刻要把我“葬身海底”。而我的大学梦,则是我能够抓住的唯一的救命稻草,在我最失落的时候给我勇气,最无助的时候给我力量,最绝望的时候给我希望。

为此,我和年迈的父亲出入窑无人烟,抬头只能看见一线天的深山老林里烧木炭;也独自一人去过东莞电子厂,流水线上有组装不完的产品加不完的班,生活毫无天日,好似永无出头之日。

还记的,最初跟着父亲一起烧炭,因为那颗辍学而受伤的心,我整日不肯和他说一句,挥起手中的刀斧发疯似的向着一棵棵树木砍去,稚嫩的手掌在和木柄的较量中磨出了血泡,直至鲜血染红了木柄。大山里下了一场大雪,我和父亲挑着沉重的木炭到集市上卖,为的是趁着这天寒地冻的天气能卖个好价钱。大雪封了山,山里的石径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,光滑异常,父亲一个趔趄,摔倒在路边的荆棘丛中,身上和脸上划出好几道血口子,黝黑的木炭散了一地,两个竹筐滚出好远,筐底朝天,好像两只无助的眼睛仰望着苍穹……

忘不了,在电子厂流水线上打工,每天深夜下班回到寝室,我顾不上一天的劳累,拿出家里带来的课本在走廊的灯下温习。我的室友,每天就是睡觉吃饭上班下班,然后在寝室里讲讲荤段子。可是我不能这样没追求,我的大学梦还在,等着我去实现。仿佛,我看到了美丽的大学校园在向我招手,那一刻,我浑身有了力量。有一天,我怎么也找不着那些熟悉的课本,顿时就有某种不祥的预感!果然,我的书都被室友拿去上了厕所!我一个人蹲在卫生间,望着那一堆废纸放声痛哭,耳边传来讥讽声:“认命吧!真还想着上大学啊?”

姐终于大学毕业了,我的家境也稍微有所好转,我有机会重返校园了。经过我的不断坚持,不断努力,终于梦想成真!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,我喜极而泣。我的幸福来得太晚了!

后来,我研究生毕业,走上了三尺讲台。看着万千学子为他们的大学梦想在努力奋斗,我感慨万千,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追梦路上那些心酸过往。

其实,命运从来不会辜负任何一个为着梦想而拼搏的人。不是吗?

高考的故事

【编者按】

高考牵动了孩子、老师、家长的心,毕竟,它承载着广大师生的期盼,事关无数家庭的利益。即使今天的你已与它毫无关系,高考的经历依然是人生中的重要一笔。又是一年高考季,本期文苑收录了写作者关于高考的故事,有胜利,有失败,有心酸,有曲折……它们饱含着大家对梦想的追求,对未知的勇敢。

观点

“考砸”的满分答卷

李秀芹

1991年女儿中考,我和她爸一致决定让她考中专。那时中专也是香饽饽,要先预选,预选上了才能参加考试。

女儿那年预选考了全年级第一,若正常发挥,考重点中专没有问题。女儿考试前一天,对我们说:“老师说了,家长有时间的最好陪考,同桌也说,去年我们学校参加中考考试的学生,有家长陪考的都考上了,没有家长陪的都落榜了。”

我刚想说,这只是巧合,考上与否与家长是否陪考半毛钱关系没有,女儿就补了一句:“我才不信这邪呢!”

我也没打算陪考,我和她爸工作都忙,再说考试有老师带队,肯定不会出差错。我心里素质一向不错,但女儿考试那天却坐立不安,直等到女儿笑容满面考试回来,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。

一打听才知道,女儿学校参加考试的16名学生,除了我没去陪考外,其余15名学生都有家长在考场外等候。

考试成绩出来了,16名学生录取了8名,女儿第9名,被她同桌魔咒击中:家长没去陪考的落榜了。女儿却嘻嘻哈哈说:“同桌净胡说,落榜的7名同学家长也去陪考了,不照样没考上。再说我不想考中专,落榜正如意。”

我非常自责,对女儿说:“若我陪你去考试,你肯定能考好。”女儿说:“可别,您若去了,我更紧张,说不定第9名也考不上。”

女儿上了高中,学习非常努力,按平时成绩,考大学没问题。高考那天,女儿还是不



脊背上的高考

童谨表

小时候我生活在贫寒拮据的家庭中,过着饥一顿、饱一顿的生活,后来读书后,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:作为农村孩子,若要改变人生命运,只有通过高考考上大学。那时候,在农村人的眼里,考上大学了就是端着“铁饭碗”的公家人了。

“十年寒窗苦”,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读高三的最后一学期,我凌晨五点起床,晚上十一点才洗漱睡觉,倾注了十二分心血,也许是高考压力大,成绩略有下滑。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,就在高考前半月冲刺阶段,因一场暴雨,回家室的路上,我不小心扭伤了左脚,脚脖子肿得像馒头,连走路都困难。

寝室到教室只有三百多米远,我却觉得比走三里路还长,每走一步都疼痛难忍。我坚持到第二天下午不得不告诉父母,他们紧张得连夜赶到学校,母亲更是心疼地说:“要不咱们回家复习吧?”老师也在一旁帮腔,建议我回家休息一周。

父亲站在旁边,他听了好久才把目光停在我脸上:“我听说你,你忍着疼痛说:‘我想在学校跟同学们一起复习,应对高考。’见我决心已定,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:‘娃,你放心吧,爸陪你。’

我较胖,父亲瘦小,我们爷

俩站在一起,我高过他一个头。我告诉父亲,只要一根拐杖就行了,但父亲的倔强劲上来了:“拄着拐杖走路耽误多长时间?别看我瘦小,家里一百多斤粮食都不在话下,你能有多重?”

那半月,父亲背着我进教室,放学后又背我回寝室,去卫生间都没离开过他的脊背。我沉重得宛如一块巨石压在父亲弯得像弓一样的脊背上,每走一步,我都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双腿都有轻微的颤抖,不过父亲从不喊一句背不动的话,尽管时不时发出“哎哟”声,却始终迈着平稳的脚步。

有了父亲精心照料,我的脚恢复得很快,我是走着进考场的。高考结束,原本想走着回家,父亲又蹲在我面前说:“快趴上,爸背你回家。”

“爸,我能走了。”我躲闪着父亲的脊背。

“听话,这点力气我还是有的。”父亲慈爱地说,“这几天看着你一瘸一拐进考场,我却使不上一点劲,心里很难受的。这不高考完了,你也该趴在爸背上歇歇了。”那一刻,我的眼泪不听话地往外涌。

那年高考已远离我二十多年,那个年代,虽是一人参加高考,却牵动了整个家庭。悠悠岁月穿越时光,那段记忆永驻内心深处。

记事本

半分之差

卢兆盛

说起来实在是不好意思,1979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,就因为总分距中分分数线只差了0.5分而名落孙山,本人也居然因此得了个“卢半分”的绰号,在老家一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知名度颇高的“名人”。

就因为只差了0.5分,很多人对我感到遗憾和惋惜,声声叹息里饱含着深深的同情。而使我“臭”名远扬的传播者,除了老师之外,更多的是学生家长。他们把我落榜一事稍微加工整理一下,便成了教育督促学生、子女努力学习的极好的“反面”教材,而作为故事主人公的我,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典型人物了。

“你看XXX,就因为只差了半分,到了手的铁饭碗都给丢了……”几乎所有的训话都是这样开头的,而警钟也常常就这样敲响了。因各人批评教育对象存在问题的不一致,导致查找分析出我差了0.5分的原因也就五花八门。归纳起来起码有5类——平时刻苦努力不够,学习方法不对头,答题粗心大意,写字马虎潦草,应考心理素质差。总之,只要发现被教育者哪个方面不对头,我差了0.5分的故事就有可能又被复述一次,我的知名度也就又有可能进一步提高。

高考结束半个多月后成绩出来了,总分246分,超出中分分数线6分。如果不出意外,要不了多久,我就会跳出家门,吃上“国家粮”,就算不一定能当上国家干部,但做个小学教师也是很不错的“铁饭碗”了!何况全校两个高中毕业班110多个考生只有7人上了大中分分数线,我有幸忝列其中,也算是为世代务农的贫寒之家光宗耀祖了!

我和家人的高兴劲可想而知,父母马上为我筹备上学的费用及行头。然而,我们高兴得太早了!几天后,学校接到分数复查结果通知,我竟然被刷了下来,居然不仅少了那个6分的尾数,而且莫名其妙地差了“0.5分”!

想不通啊!怎么还要复查呢?怎么偏偏就只差0.5分呢?怎么突然由榜上有名变成榜上无名呢?正是“双抢”大忙季节,高考结束后我就一直在家帮父母干农活,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,我倒下了,只感觉落榜后的那后半个月特别漫长,特别煎熬,特别难受。我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,又好像欠了谁一笔债,头总是抬不起来。还是父母看得开看得远,他们在偶尔叹息的同时,更多的是安慰与鼓励。尽管家中子女多,负担重,我又是老大,但父母还是毅然决然要我复读,来年再考。这时候,我高中的班主任刘老师也托人捎来一封信,勉励我不要因这次挫折而懊悔而一蹶不振,希望我重新振作起来,再考一次。

父母的坚守,老师的期望,使我很快恢复了信心与勇气。一个多月后,我回到母校插班复读。时不时感觉到本班同学和低年级学生在背后指指点点,“卢半分”的绰号可能就这样叫开了。但我没有任何还击与抗议。我扛着“0.5分”的重担默默前行,一路披荆斩棘,顺利通过预考关,又一次挤上“独木桥”,最终平稳地抵达彼岸。当又一个酷暑差不多接近尾声的时候,邮递员把一所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田间,我来不及洗净沾满泥水的双手颤抖着撕开信封,泪珠和着汗珠“噗嗤噗嗤”。

